

罗鼓声中



革命故事  
GEMINGGUSHI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中 声 鼓 锣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锣鼓声中

\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1/4 字数44,000

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10072·426

---

每 册： 0.22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锣鼓声中 .....      | 张荣珍(1)               |
| “炉王”新事 .....    | 内燃机缸垫厂 王志刚(14)       |
| 新来的班主任 .....    | 南开区创作学习班 齐滋良(29)     |
| 老经理的“百宝箱” ..... | 庄 稼(45)              |
| 一张火车票 .....     | 河西区文学创作组 赵奎元(58)     |
| 三访顾客 .....      | 红桥区业余革命故事创作组 阎金利(66) |
| 两张大字报 .....     | 南开区创作学习班 王文玉(82)     |
| 借马 .....        | 石东英(93)              |

## 锣 鼓 声 中

张 荣 珍

我们这里，从前有这么个习惯：排行第三的男孩，总喜欢起名叫“三儿”。起名的时候省事，叫起来也中听。

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人物，名字也挂三儿，只不过前面那个词儿特别一点儿——叫大鼓三儿。说起来，这还是我的一个当家子三叔哩！

为啥人们管我三叔叫大鼓三儿哩？这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是因为他擂得一手好大鼓，每逢国庆节日，他总要美美地擂上几通；第二，是因为他光爱干活，不爱说话，可是说出来的话，也象擂鼓那样“冬冬”响！

人们都说：这是个站在青石上留脚印，手摸摸铁棍留指纹，吐一口唾沫砸一个坑的硬角色！

有意思的是：老实厚道的三叔，偏偏遇到了一个爱说、爱笑的三婶儿。三婶儿也有个响当当的外号——“响铜锣”。

我三婶常说我三叔：“干起活来你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多说两句话能把你累死？”

三叔说：“庄稼人就是靠实干哩！”

放下这些不提。单说今年，你说多巧！三叔和三婶儿，今年都成了我们队的新队长。说起那件事来，才有意思哪！

队里要添两个队长：一个生产队长，一个妇女队长。大家在地头议论时，一说选妇女队长，姑娘、媳妇们，一个音地提议选三婶儿；小伙子们个个拍手称赞；老年人也点头同意——三婶儿热爱集体，铁面无私，心直口快，泼辣大胆，是个当队长的好材料儿。

接着谈起选生产队长，大伙儿一致提三叔——三叔是个社会主义觉悟高的老贫农，又是庄稼行里的全套把式，是个当生产队长的好材料儿。

可是，也有个别人不同意：大猛子这个楞头青小伙子说：“三叔这个人，要说干活，那是一百一，可就是说话太少。当队长，不会说话，怎么能调得动兵马？”

蹲在一旁假装抽烟的富农分子大煽车，阴阳怪气地小声对着富裕中农高富嘀咕：“怕到时候

光听见铜锣响，听不见大鼓敲，生产队长当不了妇女队长的家，那可热闹啦！”

听到大煽车在一旁煽阴风，贫农代表王大伯脸上挂了一层霜，腾地站起来开了炮：“我看妇女队长是面当当响的开道锣，三兄弟就正好是面压阵鼓！从杀日寇、打老蒋，闹土改、斗地主，一直到如今，三兄弟这面鼓，几时在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战场上、在冲锋陷阵的紧要关头乱过点儿、闷过腔？哪一会不是一响就能吓破地主富农的胆？遇到挖集体墙脚的事儿，三兄弟哪次当过哑巴？那些自私自利的家伙，一听见他的战鼓声，在梦里也打哆嗦！大伙儿不会忘记三年前三兄弟在批判投机倒把会上的那次发言吧！……”

王大伯一说到这里，大伙儿的眼光“刷”地都集中到了大煽车身上，大煽车低头不吱声了。

老支书说：“依我看哪，当队长的有三种：一种是天桥的把式，光说不练，一种是埋头死干，光练不说，这两种人虽是个别的，可是都不行。最好是能抬头看路，带头实干，给大家做出个样儿来，这样再说话，不管话多话少，就分量大多了。三兄弟就是这种人，别看他寡言少语，可是他能把好钢用到刀刃上，能把鼓槌擂到点子

上，能把话说到劲头上！”

老支书的几句话，拨亮了大伙儿心上的灯。几天后，三叔和三婶就在贫下中农和社员的热列掌声中上任了。

两个新队长上任后，我们队的革命、生产，搞得更加红火了。

三叔带着一帮子精精神神的小伙子，学习大寨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，在村西的老碱窝里扎下了营盘，他们改土治碱，决心明年粮食产量过“长江”。

三婶也不示弱，她常带着一帮子娘子军，平整土地。三婶儿说话不让人，干活更不让人，她一马当先飞到前边，后边的姑娘、媳妇也马不停蹄扬鞭直追，战斗也打得十分漂亮。

贫下中农开心地说：“咱们队，新添了这一面锣，一面鼓，这台丰收戏，一定会唱得呱呱叫！”

按理说，三叔和三婶儿，锣鼓打得满对点儿，这台戏顺顺当当地唱下去就得了呗。可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前两天，三婶儿这面铜锣就错打了一个点儿。

这事得从那天晚上的队委会说起。



那天晚上，我们生产队正开队委会，研究春季播种的问题。说到村北柳井那块地，大猛子和三婶儿的意见不一致了，俩人抬起杠来。

三婶儿说起来满在理儿：“依我看，还是种芝麻好！多收一斤芝麻能顶上三斤粮食的价钱，秋后咱们搞副业，磨香油，能为咱们队增加好多收入。”

大猛子说得也挺带劲儿：“依我看，还是种西瓜，那是沙地板，种西瓜正好！一亩园，十亩田，种西瓜，能来钱！”

三婶儿说：“不价！还是种芝麻好！”

大猛子说：“不价，还是种西瓜强！”

三婶儿说话又急又快，象开了连珠炮；大猛子说话又急又冲，噎得人出不来气儿，他们争他们的，三叔这面压阵鼓还是不响。两个人争了一通，争不出个长短来，最后问三叔：“你拿主意吧！”

三叔简简单单地说：“你们说的都不中。”

三婶儿和大猛子大眼瞪小眼，一齐问：“你说出个道道来。”

三叔说：“你们说的都不是贫下中农的意见，那是‘大煽车’们的意见。咱们早把种瓜种

油料的地安排好了，再多种，就要挤掉粮食。大煽车想当西瓜园的把式，又想当香油房的磨油把式，他就是想破坏‘以粮为纲’的方针。他煽这个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可偏巧就灌进了你们的耳朵里，你们想想，一门地在钱字上做文章，这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？”

三叔话不多，可句句在理儿，几个队委都叫他说得点了头，大伙儿说：“你说那块地种啥好？”

三叔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春大麦间‘一窝猴’小绿豆，这两样都能和麦子一块收进场，误不了种秋庄稼。凭那地性，一亩地拿四百斤是把里攥！以粮为纲嘛！这是根本！”

三叔的话音刚落，贫农代表王大伯就接了碴：“三兄弟这通鼓敲得好，这正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意思。”

保管员说：“可是咱们队的‘一窝猴’小绿豆种不多了。”

三叔说：“我打听好了，宋家庄有，咱们换点去。”

经过大伙研究，柳井地种啥的问题，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第二天，公社革委会召开队干部会议，我们

队的几个干部都要去开会，留下三婶儿一个人守摊儿。出门前，三叔叮咛三婶儿：“这几天，富农分子大煽车又闻风探信乱打听，说不定又想什么鬼名堂，你可留神！”

三婶儿满不在乎：“你放心，在我手里，他乍不了刺儿！”

三叔急匆匆地走了。

干部们走后，三婶儿敲钟上工，安排农活，摆布兵马，几十号人，三下五除二就打发清了。

三婶点完兵马，正要扛锹下地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喊：“三嫂！”回头一看，是富裕中农高富。

高富说：“有点小事儿，我想请个假……”

“请假？有什么事！现在正是突击播种的节骨眼上，一个萝卜顶着一个坑哩！”

高富说：“你先别忙，听我把话说完呀！我这是为了咱们队里的事儿！咱们的‘一窝猴’小绿豆不是不够耩了吗？我想到宋家庄给咱们换点儿去……”

三婶儿说：“这倒是件好事，能换来？”

高富说：“没问题！我大闺女是那村婆家，我认识他们队的生产队长！”

三婶儿说：“好！等干部们回来研究研究吧！”

高富说：“这么点小事，还研究个啥哩？”

三婶儿说：“保管员不在家，拿不出粮食来呀！”

“那好办！先用我的，等换回来，队里再给我，这还不行吗？”高富说。

三婶儿还在琢磨，高富急了：“我说三嫂子，你办事一向是个利索手，痛快人，怎么今天倒拖拖拉拉起来了？你也是一队之长哩！难道真做不了我三哥的主？”

几下子拱得三婶起了火：“好，你去吧，可有一样儿：下午再去，天黑一定赶回来。”

“中！中！”高富满应满许，扭头就往家跑。

就在这天的傍晚，三叔带着一身风尘回到家里。进门一看，洗脸水打好了，枣叶茶沏上了，香喷喷的饭也做熟了。可是三叔脸顾不得洗，茶顾不得喝，饭更顾不上吃，进门就问：“听说高富下午出村了？”

“是呀！你咋知道？”三婶问。

“我刚进村，贫农代表王大伯就告诉我了，

说是大煽车撵掇高富推着粮食出村了。”

三婶儿却说：“人家高富这回可是干了件好事！自己拿出粮食来，上宋家庄给咱们队里换‘一窝猴’小绿豆种籽去了！”

三叔一向笑咪咪的眼瞪圆了，一向乐哈哈的脸拉长了，他气虎虎地说：“你为啥让他去办？”

三婶儿哪能服气儿？她的铜锣嗓门提得更高了：“我也是一队之长哩！连这个主都做不了啦？你这个婆婆也管得太宽了！”

三叔说：“有理不在嗓门高，我问你，你这个一队之长，主要该管啥哩？”

“这个你考不住我！为大伙儿把好路线关呗！”

“可如果有人想挖社会主义墙角哩？”

“那是一百个办不到！”

“可是大煽车已经办到了！”

“你见了？”

“群众眼光雪亮。大伙说高富这回私自去换种籽是大煽车出的主意。这件事，我得马上到宋家庄调查调查。”三叔说着就往外走。

一向是稳稳当当雷打不乱步的三叔，这会儿变成了精神抖擞的雄鹰，飞上了自行车。

三婶儿忙喊：“车搭子里有馒头和大葱！”

三叔早嗖地飞远了。

望着三叔的后影儿，三婶儿嘴上的铜锣不响了，可心上的铜锣，却敲得乱了点儿。

三婶儿一宿没睡。黎明，她还瞪着两只大眼，望着那发白的窗户纸出神儿。忽然传来了“砰砰砰”的敲门声，三婶儿机灵一下跳下炕，飞出去开了门，一看三叔带着两脚泥水、一身汗水回来了。

三婶忙问：“调查得怎么样了？”

三叔说：“我去得正是时候，不然，大煽车的那个挖社会主义墙角、坑害兄弟队的坏主意就得逞了。”

三婶儿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他搞的什么鬼名堂？”

听三叔细细一说，三婶这才知道：原来富农分子大煽车听说队里要向宋家庄换绿豆种，就怀着一肚子坏水去撺掇高富说：“高富啊，送上门的好买卖！咱队要去宋家庄换绿豆种，听说宋家庄正缺杂交玉米种，你要是用咱队的名义，带着玉米种去换绿豆，拿一斤换一斤，两不找钱，他们也乐意。你想，一斤绿豆比一斤玉米贵五分钱，二

百斤是多少？你要是去一趟啊，这拾块钱算白拣了！”大煽车见高富有些犹豫，就又煽了起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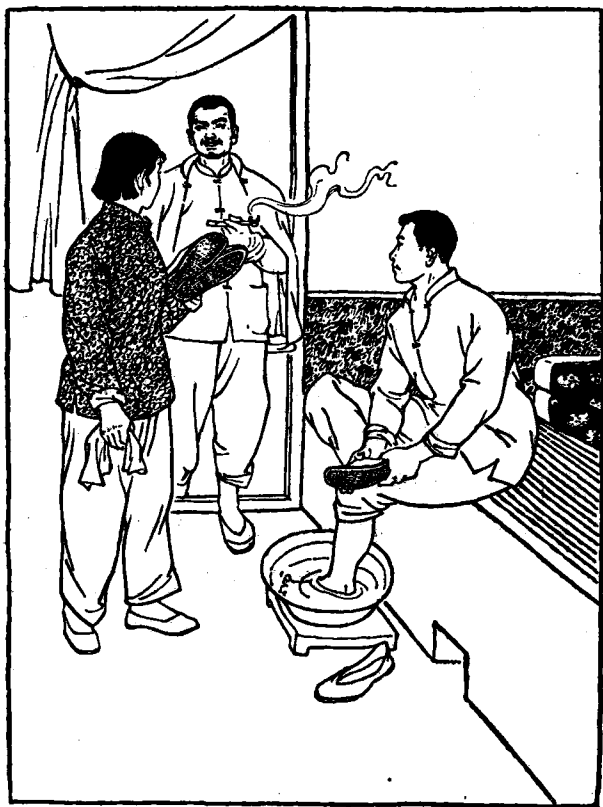
“到嘴的肥肉还能让它跑了？”……等三叔赶到宋家庄，又尖锐、又诚恳地对高富进行了一番教育后，高富才醒悟过来：原来大煽车是整天想着夺回他失去的“天堂”，想方设法搞破坏，自己被大煽车当枪使了……。当晚，三叔就和宋家庄生产队长研究定了互相支援、交换种籽的事。

这回三婶儿可从心眼里服了气，她说：“和你在一个锅里抡了十几年马杓，还不知道你有这两下子哩！告诉我：你这些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

“是从毛主席的书上学来的。”没想到，老支书在门口搭了腔。

老支书说：“妇女队长啊，今后你可得好好向我三兄弟学习呀！他自从当了队长后，学习马列著作，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可认真刻苦了。因为他时时刻刻把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，把眼睛擦得亮亮的，才能把好路线关。你也得把脑子里那根弦，好好地紧紧哩！”

老支书的话，说得三婶儿脸上火辣辣的，可心里甜滋滋的。她心里在为三叔的路线斗争觉悟高而自豪哩，可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，却是：





“你甭美！我不信就叫你拉下了，一样的根根，一样的底底，谁比谁落后多少哩？”

老支书说：“今儿这件事，是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。咱们要抓住大煽车这个活靶子，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‘阶级斗争熄灭论’，让大家都能看到锣鼓声中还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，千万不能丧失警惕！”

仨人研究着在全队召开批判会的事，直到红日满窗，阵阵东风吹到他们的脸上。